

第二十一章 祖父的病情有古怪

沈蘭池在祖父榻前伺候了兩日，心底略有不安。

前世，祖父因此事病倒了。這輩子，沈庭竹一案明明有所轉機，可祖父依然一病不起，也不知祖父日後是否會好轉？

沈瑞雖然年紀一把，性子卻像個小孩似的。他總是嫌藥苦，非得要人哄著、騙著才肯喝下去；雖然大夫叫他忌口，少吃辛辣，可他依舊嘴巴饞，私底下叫沈蘭池給他弄來全德樓的辣子肉片和烤鴨。他病了五、六日，卻已吃了三次烤半鴨，胃口好得完全不像個病人。

沈蘭池甚至懷疑，祖父這是同那些小孩一樣裝病，好趁機放開肚皮大吃一頓。她心底有感，便仔仔細細觀察起來，這一瞧，果真叫她發現了蛛絲馬跡——那大夫每回來給祖父診脈，都要從祖父這兒拿一小袋錢。

替祖父看病的錢自然是從公中出，祖父又為何要給大夫錢呢？

自此之後，但凡大夫來到安國公府要替沈瑞看病，她便寸步不離地跟著。沈瑞幾次要她迴避，她都藉故留了下來。

終於有一日，沈瑞耐不住了，對沈蘭池道：「蘭丫頭呀，妳別整日在我面前忙活了。那洪月娘因為咱們家的緣故，丟了個好不容易養大的女兒，妳去探望探望她，給她留些財物，好叫她安生過下半輩子，如此一來，也算是解了祖父一個心結。」沈瑞都開口了，沈蘭池不得不去辦，只得悻悻離開松壽院。

她置辦了些禮品銀錢，又心血來潮打扮成男裝模樣，朝著洪月娘家去了。

方到了青石巷子，她便與一頂轎子擦肩而過，那轎子穿過擠擠挨挨的巷口，朝著城北去了。轎上用金漆繪了個富麗堂皇的陸氏族紋，真是好不眼熟。

沈蘭池多瞄了一眼這頂轎子，這才抬腳進了洪月娘家。

洪月娘得償所願，氣色已好了許多。她在家中設了女兒的牌位，又在几案上燒了三炷香，屋子裡煙氣繚繞。

見沈蘭池來了，洪月娘瘦巴巴的臉上露出笑意來，道：「沈二小姐來了！這次可是多謝沈二小姐，要不是沈二小姐幫忙，春喜就死得冤枉了。」想到沈家大房和二房不和的傳言，洪月娘歎了口氣，又道：「有這樣的堂家，沈二小姐也是不容易。」

「是我沈家有愧於妳，洪大娘不必言謝。」沈蘭池瞥了眼身後丫鬟手中捧著的滋補之物和銀錢，道：「小小歉禮，難補前過，還望洪大娘不要嫌棄。還有這兒有些銀錢，洪大娘拿去置辦些衣物鋪面，將來日子會好過些。」

洪月娘愣了一下，搖搖頭道：「我倒是不需要這些東西，就在方才，那指點我的貴人已親自來過了，他說他心有愧疚，定要我收下這些銀錢。」說罷，她扯開身後壁櫥的門，露出一口大箱來，箱蓋一掀開，白花花的銀光險些閃瞎沈蘭池的眼。這麼多的銀子……莫非是那貴人真的心裡愧疚，覺得不該讓好端端的人上吊，這才送了銀子來以示賠禮？

「那貴人……」沈蘭池微愕，「到底是誰？」

「沈二小姐莫要為難我。」洪月娘苦笑道：「大娘答應了要守口如瓶，半字不漏

的。京城中的權貴我可是一個都惹不起。」

沈蘭池想到方才在門口看到的那頂轎子，心頭一緊。她叫丫鬟放下銀錢禮物，急匆匆道：「洪大娘，我還有些事兒，得先走了，日後妳若有什麼麻煩，來安國公府尋我便是。」說罷，她一撩裙襖，快步離去。

這青石巷子裡住滿百姓，東家晾衣、西家曬藥，滿街擠擠挨挨，熱鬧非凡。沈蘭池踏出門，只見到眼前一大串腦袋，吆喝聲不絕於耳，又哪兒找得著那頂轎子的影子？

她左看右看，又向街邊攤販一通打聽，好不容易才在一家酒館門前見著了那頂轎子。這時，一名小廝恰好撩起轎簾來，露出轎中人一截錦緞衣襖。

沈蘭池二話不說衝了上去，擠開那小廝，把轎簾整片撩了起來。

「蘭、蘭蘭？」

「怎麼是你？」

兩道聲音同時響起，轎裡的陸麒麟與沈蘭池的視線對了個正著。

沈蘭池鬆開轎簾，在心底道了聲「也對」，陸麒麟也姓陸，他家的轎子當然會有陸氏族紋。

想到洪月娘口中的「貴人」就是他，沈蘭池一時無言。

陸麒麟的面容微帶了幾分疑惑，用打量傻子的目光打量著她，還伸手探向她的額頭，調笑道：「蘭蘭，妳莫不是想小爺想傻了，在大街上就這般迫不及待地投懷送抱？」

沈蘭池拍開他的手，問道：「你去探望過那洪月娘了？」

陸麒麟愣了愣，道：「洪大娘？她住在這頭？我倒是不知。我不過是和人約了要來這兒吃飯，又恰好從城外回來，因而取道此處。」

沈蘭池聞言，在心裡微歎了口氣。

原來不是他。

「你真是嚇死我了。」沈蘭池拍了拍胸口，「你知道我剛才在想什麼嗎？那洪月娘說背後有貴人指點，要她上吊自盡以引起陛下震怒，我又想到當日你帶我去尋洪月娘時，東不去、西不去，不偏不倚直奔朱雀門外，我還以為那位『貴人』就是你，你才能來得恰到時機。」

她心底覺得這似乎也是說得通的，唯一說不通的，便是陸麒麟不像是會無端害人的人，他不會讓洪月娘真的自盡。如果真是他幹的，恐怕他還留了什麼後手，讓人去救下那洪月娘。

耍上這麼一手就能鬧大事情，讓她父親不再優柔寡斷，毅然決定處置沈庭竹。

陸麒麟聽了，無奈地道：「我不過一介紈褲，哪來那麼大的能耐？」說罷，他打量著一身男裝的沈蘭池，調笑道：「今日怎麼又穿成這副模樣？可憐妳生得一副好相貌，偏要打扮成不男不女的樣子，小心將街上的人都嚇跑。」

沈蘭池本還想與他仔細說一說那「貴人」的事情，卻被他一句話截住了思緒。陸麒麟的挑釁她豈能不理，自然是要還以雙倍顏色。

她冷哼一聲，道：「你蘭姊姊豔冠群芳，穿什麼衣服都一個樣兒。」

陸麒麟立即回道：「妳省省吧，天亮了，少作大夢。」

「你不信吶？」沈蘭池朝街上一瞟，指著路邊茶棚裡一名文弱書生，「看到那個小書生沒？信不信，我自十數到一，他便會上來與我搭話？」說罷，她也不管陸麒麟是什麼反應，朝著茶棚裡的書生勾唇一笑。

她雖穿著男裝，但曼妙的身材卻是遮不住的，且沒了平時那些珠飾，更讓她顯出一番風流美態來。日光一曬，她那玉雪似的肌膚好似在發光，更別提一雙秋潭似的眼，足叫旁人紛紛駐足。

那茶棚裡的書生愣了愣，陡然面紅耳赤，手胡亂地抓著茶盞。

「瞧著沒？」沈蘭池有些得意地笑道：「我要數數了，你給我聽著，十，九，八……」數到「五」的時候，那窮酸小書生已起身正了正衣襟，一副大氣也不敢喘的模樣。

「七，六，五……」

數到「三」，小書生頂著張紅臉朝她這兒走來。

「二，一……欸？！」

她方數到「一」，腰間便纏上來一雙手，將她飛快拖入轎中。

轎簾穩穩垂了下來，將裡外分成了兩個世界，她坐在陸麒麟的膝上，迎面對上他的眼眸，他的眼底有一分微惱，還有一分拿她無可奈何的寵溺。

「我信了，我信了。」他摟著她，道：「妳從十數到一，我這個小書生也想上來與妳搭話了。」

街上車馬喧鬧，一片人聲鼎沸。

沈蘭池漫步在街上，她的丫鬟安分地跟在後頭。

世子爺的手是暖的，懷抱也是暖的，

想到方才轎中的片刻溫存，她的腳步還有些輕飄飄的。

上輩子陸麒麟竟能藏得這麼好，讓她當真以為他與她不過是青梅竹馬之誼，至多不過是小孩過家家似的打打闹鬧罷了。她猶記得，定下與陸兆業的婚事那日，陸麒麟還來與她賀過一聲喜，也不知道那一聲道賀裡，藏了多少思緒？

若要她笑著祝心上人與旁人百年好合，她是辦不到的，她的心從來狹隘，她只會咬牙切齒地恨，然後耍遍一切能耍的花招，將人再奪回來。

因為心不在焉，她險些撞到某個小販掛在攤位前的一盞燈籠。那燈籠拿紙糊了個粗糙的蟠桃形狀，顏色倒是標緻，上頭還畫著活靈活現的齊天大聖，一根定海神針恰好是燈籠提柄。

「這位公子，要不要買盞燈？下旬有燈會，買一對兒『國色天香』送給娘子，最是應景。」那賣燈的小販搓搓手，諂笑著湊上來。

沈蘭池見攤位上掛滿了各式各樣的燈籠，有耳朵尖尖的小兔子、畫著幾道鬍子的老虎、勉強看得出腰身的嫦娥，還有一大顆的金元寶。

燈會……

沈蘭池記起來了，依照楚京的習俗，深秋時家家都要手製燈籠，只不過這是平頭

百姓才過的節，和每旬一回的趕集、廟會沒什麼區別，正兒八經的權貴之家，大多是不會湊這燈會的熱鬧的。

她在燈籠攤子前瞧了一會兒，最後什麼都沒買。

回到安國公府後，沈蘭池本想直接回房，忽然間念頭一轉，改往沈瑞所居的松壽院而去。

她有心探一探祖父病況的虛實，便刻意放輕了手腳，從無人看守的側門溜了進去。藥香縈院，綠障青碧，沈瑞盤腿坐在塘邊石塊上，身旁一壺酒，掌中一釣竿，精神十足，好不愜意，絲毫不見早前那副懨懨病容。

祖父果真是在裝病！

「祖父這是在做什麼？」沈蘭池自藏身的樹木後面走出，微惱道：「祖父一病，爹娘都極是擔心，可如今看來，祖父的身子明明好端端的。」

沈瑞被嚇了一跳，老臉一僵，訕訕道：「蘭丫頭怎麼回來得這麼早？而且怎麼不走正門，也不讓人來通傳一聲……」

「要不是我偷偷摸摸進來，還不知道祖父的身子如此康健呢！」沈蘭池沒好氣地道。

「哎呀，哎呀，裝病這等小事兒嘛……」沈瑞拉扯白鬚，嘟囔道：「還不是為了這個沈家，要不是老頭子我病倒了，妳爹還會幫著妳堂兄幹壞事呢！」

聞言，沈蘭池原本埋怨的話全都吞回了腹中。

誠然，她的父親總是不分緣由地偏心二房，這回父親下定決心處置堂兄，已是罕見的雷霆手段了，若不是祖父病倒了，興許父親之後又會對堂兄心軟。

「祖父何至於此？白白叫孫女擔心……」沈蘭池在沈瑞身旁抱膝蹲下，有些不依地抱怨道：「你直接把爹教訓一頓不就行了？」

沈瑞卻搖搖頭，道：「兒子大了，不聽話了。妳爹把這安國公府看得太重，只要是安國公府的人，都得拉扯一把，甭管是多遠的親戚，要是薄待了哪一位，他就覺得自己對不起大門上的匾額，再加上他的性子又固執得很，什麼勸都聽不進去。」

沈蘭池在心裡應了聲「是」，她深深覺得祖父說的沒錯。

「蘭丫頭，妳可得替我保密。」沈瑞拽了拽鬚鬚，道：「要不然，沒老頭兒我的病情壓著，妳爹一時心血來潮，又把那犯下大罪的不孝子孫撈了回來，那才是對不起沈家的列祖列宗。」

沈蘭池點頭，道：「好，我替祖父保密就是。」

涼風習習，秋意已濃。

這段時日，沈庭竹都在牢裡關著。肖氏不願束手就擒，咬咬牙偷偷賣掉了嫁妝裡的鋪面，理出了一大摞銀票，上下求人，想要留下沈庭竹一條命來。

她做此事自然是瞞著沈家一干老小的。沈辛殊與沈庭康本就忙碌，自然無從發現她的小動作，只有沈桐映眼睛尖尖，一下子便發現娘親的嫁妝少了許多。

沈桐映要嫁的人是太子，嫁妝必然得十里紅妝，湊出個一百二十抬來。二房家私不如大房雄厚，若要湊出這樣的抬數還是有些勉強，是以沈桐映早早就打上了肖氏嫁妝的主意，只盼著肖氏能將外祖母留下來的寶貝勻給她一些。

可這段時日以來，肖氏花錢如流水，那些鋪子消失得飛快，也不知是進了哪個窟窿，沈桐映仔仔細細差人打聽一番，才知道肖氏是在救她那不爭氣的大哥。

得知此事，沈桐映氣急敗壞。

長兄不爭氣也就罷了，還要拖累她！她若是當了太子妃，沈家二房日後前途不可限量，和一個廢了的長兄比起來，孰輕孰重，娘竟一點也拎不清！

沈桐映心底有怨，立即找了二哥商量。

沈庭康道：「絕不可讓娘再這麼錯下去。兄長犯事已給安國公府添了汙名，妳日後還要嫁入東宮，豈能再被拖累？」

沈庭康向來有主意，當即使了點銀子，動了些小手段。

那頭肖氏散盡銀兩，終於說動了牢頭，願用一個身材相似的死刑犯將沈庭竹換出來。雖不能令沈庭竹如昔日一般風光，但好歹是保住了一條命，足以讓肖氏謝天謝地。

只不過那牢頭意味深長地對肖氏說了一句話，「沈二夫人，這沈公子我是一定能給您換出來的，只不過他本就被用了刑，身上必然有點傷，還望您不要見怪。」肖氏只道是那笞刑的傷，忙不迭點點頭。只要能保下長子的一條命，那已是天大的運氣了。

待沈庭竹被送出來，肖氏卻見到一副慘相，原本好端端的公子哥一身皮開肉綻，形容瘦削，瘋瘋癲癲，站都站不起來。見到肖氏，他像是個孩兒似的，哭得鼻涕眼淚橫流。

待送到城外莊子裡，請來大夫一看，肖氏方知道長子的腳筋被挑斷了，渾身上下大傷七處，甚至還失了心智，變成了一個又瘋又癱的廢人。

肖氏這才明白牢頭口中的「身上必然有點傷」是個什麼意思，當即心痛難當，險些昏過去。

長子被人打傷至此，必然是有人暗中使詐買通牢頭，想要他在被處斬前死在獄中，只不過他命大，熬了過來，會這樣幹的人，肖氏想破腦袋也只能想出大房那幾個。

沈蘭池被搶了太子妃的位置，懷恨在心，季氏又一向看她不順眼，這對母女見她的兒子被抓了，便忙著落井下石！

肖氏想到先前在公公房前聽見的祕聞，新仇舊恨一疊，滿腔都是怒意。她望著眼前瘋瘋癲癲、淌著涎沫的長子，心底立刻有了一個計策。

沈家大房算是什麼東西？！這安國公府本當是她家老爺的囊中之物！

過了幾日，沈家大房來了客人。

季氏出身權貴季家，這季家世代顯赫，家中女兒自然個個都嫁得不錯。季氏的長

姊嫁給了江夏王為妻，出嫁後便跟著江夏王去了封地，只在每年秋深時隨夫君返京，過了年後再回封地去。

一回京城，江夏王妃定要把嫁到各家的幾個妹妹都探望上一遍，季氏是她頭一個探望的，年年如此，雷打不動。

這回江夏王妃上門做客，除了帶上江夏地方的禮物，還帶了沈蘭池的表姊陸知寧一道來。

陸知寧和沈蘭池雖是表姊妹，但兩人並不怎麼熟悉，一來是因為陸知寧常年待在江夏，一年見不到幾次面；二來是陸知寧乃是郡主之身，平時出入在側的也都是陸氏女兒、天家血脈，輪不到沈蘭池和她套近乎。

得知陸知寧也要來，季氏特意叮囑女兒要仔細招待，把這個郡主表姊哄得開開心心的。

江夏王妃上門那日，沈蘭池在母親的寶榮院裡見到了這對母女。

江夏王妃自是不用提，一身皆是富貴氣派，見了季氏便親親熱熱地說上了話，眉飛色舞，不容旁人打斷。

至於陸知寧則是抬著小臉，端端正正地坐在花梨木的繡墩子上。

「郡主不如與蘭池一道出去走走？」沈蘭池問陸知寧。

陸知寧面容嬌麗端正，穿著湘妃色撒花洋縐裙，髮心簪了朵翠生生的碧花。她不是個文靜性子，穿著繡鞋的雙腳在地上晃來晃去，裡裡外外地劃著個小三角，聽到沈蘭池如是說，她立刻雙眼一亮。

但她顧及身分，不敢表露出興奮之意，只是高傲地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沈二小姐帶路吧。」

雖陸知寧面上做出一副傲然樣子，其實心底是很歡喜的。這麼多表姊妹的家裡，就屬這安國公府最富麗堂皇，還年年都翻新成不同樣子。她在江夏待得悶極了，就指望著在回京的這段時日裡好好玩上一番。

第二十二章 將計就計

沈蘭池帶著陸知寧到房間裡小坐了一會兒，又帶她到園子裡轉了一圈，遊到碧水湖畔時，見著湖畔的亭子裡有兩個人，坐著的是沈庭遠，站著的則是個圓臉細眉的陌生女子。

那女子穿了件琵琶襟的刻絲褂子，時不時露著牙齒笑一下。她一笑起來，身子搖搖晃晃的，一副粗野模樣，彷彿在鄉下看船頭社戲的村野農婦。

沈蘭池走近幾步，仔細一瞧才想起那女子是誰。她名叫尚善芳，是尚氏招待上門的窮親戚之一。

話說這群窮親戚在二房吃尚氏的、用尚氏的，過足了癮頭。可不巧的是，天來橫禍，沈庭竹出了事兒，尚氏自然無心再管他們。

沈庭康早就看這群窮親戚不順眼，要趕他們出門，但不知為何，尚氏卻苦口婆心地將人給留了下來，且尚氏對尚善芳這個遠房侄女格外的好，尚善芳的吃穿竟比二房的庶出小姐沈苒還要好。

因為這事兒，沈庭康渾身不自在，連著好幾日躲在外頭不回家，生怕母親一時犯

傻，要把肖善芳塞給他做妾。

沈桐映要學規矩，自是沒空理會這群人，是以他們終日遊手好閒。

看到肖家人，沈蘭池直覺沒有好事，她立即上前幾步，想看看肖善芳在耍什麼花頭。

小亭中設了書案，上頭放了紙筆色墨，沈庭遠分膝而坐，面前的畫紙上已淺淺描了幾枝殘荷的莖。

待沈蘭池走近了，便聽到沈庭遠如是道——

「肖姑娘，我們安國公府從無鬧燈會的習慣，怕是要令妳失望了，且那日我也有應酬，恐怕不能幫忙。」

以沈庭遠這樣的溫吞性子，能夠一口氣說出這麼乾脆的拒絕之語，那簡直是菩薩顯靈。

也不知道這肖善芳說了什麼？

陸知寧見了也有些好奇，問道：「我知道那是妳兄長沈庭遠，可是那女子又是何人？是妳堂家的姊妹嗎？」

肖善芳聞言抬頭，見面前站著兩名妙齡女子，站在左邊的容色豔麗、顧盼生姿，乃是安國公府鼎鼎有名的沈二小姐；站在右邊的一身珠玉華服，眉目傲然，看來也是非富即貴。

前幾日肖氏才提點過她，要想長久留在安國公府，只有嫁進來這一個法子。安國公現在有兩位少爺，大房的少爺沈庭遠才名遠揚，又是個性情溫和的美男子，更讓她動心。

但是肖氏也說了，憑她這樣的小家子出身，要嫁作沈庭遠當正妻是絕不可能的，還得想些辦法才行，第一步呢，就是要沈庭遠知道她這個人，不至於以後娶了妻子，連她長什麼樣都認不出來。

是以肖善芳特地挑了今日過來，要沈庭遠帶她去燈會湊湊熱鬧。只可惜她不是楚京人，不知道楚京的權貴之家是從不鬧燈會的。

肖善芳心道：若是能與沈蘭池攀上關係，興許沈庭遠就願意多多結識她。

思緒一轉到這兒，肖善芳擠出個笑臉，對沈蘭池道：「原來是蘭池表妹來了。我剛來京城不久，還不曾見過燈會，這才想要庭遠表哥帶我去開開眼界。」

沈蘭池聽了，似笑非笑地問道：「妳是誰？」

肖善芳笑容依舊，答道：「蘭池表妹不熟我也是自然的，我不久前才來京城呢。我閨名喚作善芳，表妹喊我一聲芳姊姊便可以了。」

「哦？哪兒來的姊姊？」沈蘭池又問，「我姓沈，我娘姓季，季家的女兒，可不會有嫁給肖家人的。」

「這……」肖善芳的笑容微僵，道：「我是妳二孀沈二夫人那邊的親戚，她是我的姑姑。」

「姑姑？」沈蘭池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樣，接著假裝不經意地道：「原是京城肖家的女兒。可京城肖家的女兒我都認識，只得三個，肖寶姮、肖寶燿、肖寶好，妳是哪個？善芳可是小字？」

尚善芳愣住了，笑容訥訥，聲音漸低，小聲道：「我不是京城尚家人，是淮西那頭的，早年與他們分了家，今年才到京城裡來……」

陸知寧冷笑一聲，道：「二房拐了十八道彎的親戚也敢說是沈二小姐的表親？她的表親裡有天家血脈，妳可配得上？」

陸知寧一聽這個姿態粗野的鄉下小姐也同她一般喊沈蘭池「表妹」，心裡大為光火。

尚善芳本就是個直性子，被陸知寧用如此居高臨下的態度嘲諷，立刻氣惱地回道：「不是就不是！我還希罕她這個表妹不成？真不會說話！」

尚善芳來到京城後便一直在尚氏這兒住著，不知道楚京城中遍地權貴，她誰也得罪不起，只道這裡和老家一般，能讓她快言快語。

見主子被冒犯，陸知寧身後的丫鬟嫵嫵立刻板起了臉，一個接一個地教訓起尚善芳來。

「真是好大的膽子，竟敢衝撞江夏郡主！」

「哪兒來的野丫頭，竟敢在江夏郡主面前大放厥詞！」

沈庭遠見狀連忙擱下畫筆，道：「知寧表妹，我也不認識這尚姑娘是何人，但尚姑娘在此冒犯了郡主，乃是安國公府失察之過，庭遠代為賠罪。」

「代賠什麼罪？」沈蘭池道：「是誰衝撞了郡主，就要誰自個兒擔著，你個書呆子眼巴巴湊上去討什麼罰？」

被親妹妹教訓了，沈庭遠訥訥地噤了聲。

尚善芳聽到這群奴婢口口聲聲說著「郡主」，嚇得魂飛魄散，二話不說便跪下磕頭，行了個拜祖宗的大禮，姿勢極是誇張，像是戲文裡求饒的丑角。

見狀，陸知寧的婢女都忍不住笑出聲來。

其中一個嫵嫵道：「郡主不必與這野丫頭置氣，回頭與沈大夫人知會一聲，將這野丫頭逐出府去也就是了。」

陸知寧自己也險些笑了，她對沈蘭池抱怨道：「你們家怎麼什麼人都往府裡招？我長這麼大還從沒見過這麼蠢的丫頭！」說罷，她扯了扯沈蘭池的手，道：「我們去別處逛逛吧。」

沈蘭池有些無奈。

前世這群尚家人被沈庭康轟出了家門，哪有尚善芳什麼事？要不是在這裡碰上了尚善芳，她還以為這輩子也是如此呢。尚氏竟然留下了這群窮親戚，也不知道是在打什麼壞主意。

反正陸知寧都發話了，估摸著尚善芳今晚就會被轟出去，管他呢！

沈蘭池輕柔地應了聲「好」，便同陸知寧轉身離開了，怎料她們倆才剛走了幾步，沈蘭池就發現大哥也飛快地追了上來，緊緊地跟在自己身後，連桌上的畫卷也來不及收，像是在躲什麼洪水猛獸似的。

走了一段路，沈庭遠湊到妹妹耳邊，輕聲問道：「妹妹，那尚姑娘口中的燈會，好玩嗎？」

「你問我做什麼？」沈蘭池白他一眼，「娘又不讓我去。」

「妳瞞不過我。」沈庭遠威脅道：「妳偷偷摸摸去過好幾次了，還是和世子爺一道去的。妳若是不老老實實和為兄說話，小心為兄把這事兒告訴娘。」

「哎，你這人……」沈蘭池微惱，嘟囔道：「你怎麼忽然想去那燈會了呢？」沈庭遠腳步漸慢，白晳面孔微紅，口中囁嚅道：「沒……沒什麼，不過是想著，有個人……會喜歡這等熱鬧的地方罷了。」

江夏王妃和陸知寧在安國公府待了一日，用過晚膳才告辭離去。

江夏王妃前腳剛走，後腳季氏便遣人去了二房，說尚善芳衝撞了江夏郡主，言辭無禮，要尚氏將她和那群吃白食的窮親戚一道轟出家門。

江夏王妃與陸知寧可是實打實上了皇家族譜的人，又豈是尚善芳能得罪得起的？尚善芳聞言驚得掉了三魂，飛了七魂，當夜便哭哭啼啼地開始收拾行李，只等著明早被踹出楚京。

尚善芳正在收拾行囊時，尚氏來到了她房裡，道：「善芳，妳若是要留下，也不是沒有法子，只不過如今妳得罪了江夏郡主，情勢緊迫，必須用些手段。」說罷，她又低聲仔細與尚善芳說道了幾句。

尚善芳一邊擦著眼淚，一邊懵懂地點頭，末了，她破涕為笑，道：「姑姑真是好計謀！」

聽得她叫自己姑姑，尚氏心底嫌棄，面上卻分毫不顯，只是笑道：「妳庭遠表哥生性溫文，乃是表裡如一的翩翩君子，日後妳嫁了他，自然有享不盡的福氣，也能久久陪著姑姑了。」

尚善芳面泛嬌羞之色，腦海裡已浮現出自己成為沈家少夫人的模樣了。

兩人各懷迥異心思，面上笑意融融，誰也不知道門外站了個細細瘦瘦的小姑娘。這小姑娘打扮得極不起眼，額前蓋著厚厚的瀏海，幾要遮去大半眼睛，正是沈苒。她靜靜地在門前聽了一會兒，立刻朝大房去了。

到了馥蘭院，沈苒與沈蘭池悄悄說了幾句，之後像個無事人似的，低垂著脖頸回去了。

沈苒一走，沈蘭池就去見了母親，將沈苒所言仔仔細細地轉述一遍。

季氏瞬間拉長了臉，道：「這尚玉珠真是異想天開，想把遠房侄女嫁給庭遠，還要折騰什麼捉姦在床？！她以為我們大房的下人也一點兒規矩都不懂，隨隨便便就能把丫鬟放到爺們的床上去？」說罷，她嗤笑一聲，盡是輕蔑之意。

季氏所言倒是不假，她的兩個陪房俱在後宅浸淫十數年，將這大房管理得妥妥帖帖，無人敢亂了規矩。而二房就大為不同了，丫鬟們簡直如那八仙過海似的，用著各路神通去爬主子的床。從前沈庭竹還在時，不知鬧過多少拈酸吃醋之事。如今尚氏將這骯髒主意打到了鐵板一塊的大房頭上，那豈不是惹人發笑？

「這尚玉珠竟敢算計遠兒，真當我沒長眼睛？」季氏心底不屑，怒意微動，面上反笑道：「她不是要送那遠房侄女到爺們兒的床上去嗎？好，我就助她一臂之力！」說罷，她又對女兒道：「妳瞧著點，以後嫁了人，若是妯娌之中也有像尚

氏這樣拎不清的，便要把她的氣焰往死裡打壓。」

沈蘭池在腦海裡一盤算，想了想陸麒麟家的那群親戚，陛下、太子、二殿下、王爺、郡主……得了，她還是省省吧，真是累壞了。

「那哥哥那兒……」沈蘭池問。

「庭遠那日有個應酬，回來得要晚些。」季氏道：「至於肖姑娘那兒，就改個口，說遠兒提前歸家了，免得她畏畏縮縮，不敢動手。」

沈蘭池點頭，說了聲「好」，過了一會兒又扯了扯母親的衣袖，道：「若是咱們能將二房分出去，興許能少諸多禍害。飛揚跋扈之人，只會拖累安國公府的名聲。」聞言，季氏憐愛地摸了摸她的頭，道：「可憐妳年紀輕輕就要操心這等煩心事。娘也想將二房分出去，可是妳爹不肯，就算他肯，這安國公府也會大變模樣。如今庭遠還未娶妻，妳也還未嫁人，娘又怎麼忍心？」說罷，她歎了一口氣，一副惆悵模樣。

沈蘭池有些奇怪，不過是與二房分開吃住，為何會影響到她和兄長的嫁娶之事？總不至於分一個家，她爹就不再是沈家的當家人了吧？

她很想問個清楚，但看她娘沒有再多說的意思，她也不好再問。

母女倆便權當什麼都沒發生過，日子照過不誤。

到了燈會那日，沈庭遠認真倒騰了一天的髮冠衣袍，打扮得渾身光鮮，負手出門去了。

須知沈庭遠不大喜歡自己的差事，平日在尚書手下領著個職，也只是混口飯吃，是以他總是換著穿幾身差不多的石青藍袍子，說是沉穩合身，從不花心思打扮自個兒。

然而這一回他出門應酬，不僅挑了身時下楚京流行的寶綢衫，竟還薰了香，真真是少見。

將長子悄悄送出門後，季氏有些欣慰地道：「這孩子平常從不與同僚走動，回來就知道悶著看書畫畫，如今倒是突然開竅了！」

沈蘭池想起不久前兄長問起燈會時面龐微紅的模樣，腦海中忽而靈光一閃，冒出了一個念頭——

兄長該不會是……以應酬之名，出門幽會去了吧？！

沈蘭池在心裡嘀嘀咕咕的，那頭有下人來說，肖姑娘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已偷偷摸摸地到了藏珠齋。

藏珠齋是位在大房東南角的一處院子，一天之中有泰半的時辰都照不到太陽，陰森森的，因而沒人願意住，已空置了許久，偶爾才會有下人進去修剪花木。

前一日肖氏還仔細叮囑了肖善芳，說大房規矩森嚴，要格外小心才是，可今日她卻一路順暢，一點兒阻礙都不曾遇著，順順利利地混進來了。

她在心底嗤笑道：姑姑這是被嫂子嚇怕了，沈家大房的規矩也不過如此。

進了藏珠齋，肖善芳就叫身邊的丫鬟去請沈庭遠，「照我早上和妳說的那樣，就

說沈二小姐崴了腳，要兄長背她回房去。若有人問起妳是誰，妳就說是沈二小姐院裡的灑掃丫頭。」

待尚氏給的丫鬟離去後，尚善芳重理鬢髮，關了窗扇、吹熄燭火，又半褪衣衫，倚到了榻上。

四下裡一片朦朦朧朧，叫誰也看不清她。

不多時，尚善芳便聽到腳步聲傳來，頓時心底竊喜不已。她故作假寐姿態，不發一語。

門扇一開，一名高大男子跨了進來，依稀看到床上有人影在晃動，他腳步一陣遲疑，接著便想要離開。

尚善芳怕他反悔，立刻微帶著哭腔低喊道：「別走！」

果真，那男子停下了腳步。

尚善芳見此招有效，又委屈地道：「有句話說得好，山有木兮木有枝，不知下一句是什麼？」

她知道沈庭遠喜好舞文弄墨，特地學來了這句話，想要一展才華。

那男人沉吟了一會兒，道：「未料到妳也是個有文采的……也罷，這些年只納過一房姨娘，如若是妳，想必夫人也不會多言。」說罷，他便欺身而上。

尚善芳聽他聲音有異，不似沈庭遠，頓時一愣。

未等她反應過來，房門倏地被踹開，外頭燈火大亮，尚玉珠領著幾個嬾嬾進來，大聲嚷道：「嫂子！我就說這藏珠齋鬧鬼，妳還偏不信！方才我見著庭遠侄兒朝這邊來了，要是嚇到可如何是好？」

「不做虧心事，不怕鬼敲門，鬼怪有什麼好怕的？弟妹特地來咱們大房，就是為了這鬼怪一事兒？」季氏一副見怪不怪模樣，從容地領著一干下人進到了屋裡。燈火驟明，尚氏滿心竊喜，轉過身去，然而下一瞬，她的笑臉便僵住了。

但見那榻上尚善芳衣衫半褪，面上掛著未散羞紅，而壓在她身上的是沈辛殊，腰帶已解了半截。

此情此景與尚氏的想像相差甚遠，她驚愕得完全說不出話來。

季氏見狀，冷笑道：「什麼妖魔鬼怪，原來是二弟在此。」她掃一眼滿面漲紅、幾欲尖叫的尚善芳，淡淡地道：「這不是尚姑娘嗎？我記得弟妹最愛重這丫頭，可不能薄待了她。既然她跟了二弟，那嫂子就替妳做個主，讓她做個貴妾，也去伺候二弟吧。」說罷，她領著一干下人飄然而去。

尚氏這才回過神來，她陡然摔了手裡燈籠，又怒又罵，衝上去抽了尚善芳一巴掌，「我早該知道妳是個野心大的！叫妳去勾引沈庭遠，妳卻陽奉陰違，趁機偷偷摸摸勾引我家老爺！」

尚善芳捂著臉，涕淚橫流，哭叫道：「姑姑！真不是善芳做的，善芳不知情啊！」

只可惜無論尚善芳如何解釋，尚玉珠都聽不進去。如今沈辛殊與尚善芳在此被所有人撞了個正著，又是寬衣解帶、同臥一榻這般情狀，任憑楚國再如何民風開放，也不能隨隨便便讓此事過去，這尚善芳必然要做個妾了。

真真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！

沈辛殊見肖氏怒極，不悅地道：「她好歹也是妳遠房侄女，妳這般不留情面，像什麼樣子？」

「什麼遠房侄女！」肖玉珠悔不當初，「不過是幾十年前就分了家的外人罷了！除了都姓肖，一點兒干係都不曾有！」

然而現在說這樣的話已經晚了。

待二房這幾個人回去後，季氏心底噁心這肖氏的下作手段，立刻叫了匠人來，要在大房與二房之間砌一道嚴嚴實實的牆，最好只留下一扇掛了大鎖的門。

這一回，沈辛固終於沒再反對，默許讓自己的夫人這般做了。

季氏雖叫來了匠人，卻還是不解氣，暗暗下定決心，為了一雙兒女，便是拋掉了安國公府的榮華也要找個機會與二房分家。一家子烏煙瘴氣，誰知道日後會惹出什麼更大的事兒來！

季氏既要出手，肖善芳的事兒必然會被處理得穩穩妥妥，沈蘭池不用多操心，她哄了母親小半個時辰，終於得空能去燈會上看一看。

其實她是有私心的，最好她能找到兄長，看看他去燈會到底是要做什麼。

前世兄長奉父母之命定下了一位宋姓千金，這位宋小姐出身將門，父親與鎮南王交情深厚，有出生入死之誼，沈家大房讓沈庭遠與她訂婚，也是看上了宋將軍在軍中的赫赫聲望。

那時陛下與太子皆對沈家寵信非常，安國公府順風順水，被這富貴繁榮迷花了眼，他們都未曾料到，又或者說不願去料到，楚帝與陸兆業的禮遇之下，實則藏著殺心。

那宋家女叫什麼，沈蘭池不大記得了，她只知道那宋家女生得不錯，有張惹人憐愛的臉。

娶宋家女必會招致楚帝猜疑，沈蘭池並不希望兄長重蹈覆轍。

雖說那位宋姑娘確實長得對她胃口，容貌標緻……哎，這種話不能想，不可想，不應想，色字頭上一把刀啊！

若是兄長自己有了心上人，那一切就好辦多了。如她這樣原本的「太子妃」都可以甩手不幹，想必兄長甩脫一樁婚事也並不難辦。

第二十三章 兄長的祕密情人

沈蘭池出家門時，燈會正是最熱鬧的時分。

月上柳梢，滿街皆是人，嬉笑聲不絕於耳，沿街攤販起伏吆喝，蒸糕果餅的香甜氣味瀰漫著，飛起的屋角下垂著一排大紅燈籠，倩宮紗裡裁出一整圈話本人像，風一吹便似一盞盞轉驚燈似的。

沈蘭池帶著個丫鬟，在人群裡擠來擠去，四處張望著。

放眼望去，腦門兒連著髮髻，腳跟接著腳跟，燈籠光一照，滿街的人都朦朦朧朧的，一點兒也看不清輪廓，沈蘭池只得艱難地辨別著衣衫，來尋找她那可能出現的大哥。

路人從旁相繼而過，歡笑聲傳入她耳中，走著走著，她不由得回憶起從前和陸麒麟一道來燈會時的情景。

「妳知道嗎？要是將陛下的頭髮拔了，放到這燈芯裡燒，真龍之氣就會保佑這盞燈長明不滅！」

「當真？」

「當真！妳明天就去拔拔看。妳長得這麼漂亮，陛下一定不會生氣。」

「還是算了吧，太子哥哥會生氣的，他氣死了不要緊，我做不成皇后，那可是一件大事兒！」

從前童言無忌時，說的話已是如此沒心沒肺。

沈蘭池一想起少時的自己，不自覺露出輕笑。

「傻笑什麼？」

忽而間，她聽得身旁有人如是問道，側身一望，就見陸麒麟站在巷口，手裡提著盞傻兮兮的兔子燈，那兔子臉上還畫著兩大坨紅暈，比牡丹花還要紅些。街上一盞一盞的燈溢出暈黃的光來，映得他眉目生溫。

「沒什麼，我就是在想啊……」沈蘭池指向他手裡的那盞兔子燈，道：「要是將陛下的頭髮拔了，放到這燈芯裡燒，真龍之氣就會保佑這盞燈長明不滅，燒到明年呢！」

陸麒麟沉默了一會兒，把那盞兔子燈塞到她手裡，道：「妳來晚了這麼久，還有閒心騙小爺玩兒？險些以為妳要爽約，白讓小爺吹了半個時辰的風。」

沈蘭池早與陸麒麟約好了要一道來看燈會，只是她花了番功夫哄娘親，因此遲到了片刻。

她瞧著他被夜風吹得微紅的面頰，心底愧疚，道：「這回是我錯了，多哄了我娘一會兒，這才來遲了。你有什麼想要的？姊姊請客送你了。」

陸麒麟撇嘴道：「妳真要請客？那街上的玩意兒一件來一樣，統統給小爺買來。」雖是一副埋怨的架勢，但他的眉眼卻是帶笑的，那笑意朦朧浮動，直暖到沈蘭池心底去。白日裡發生了一些惹人心煩的事，但見著他的笑，她也歡喜起來了。

陸麒麟想要什麼，那就買什麼給他吧。

她抬眼望去，但見街上的攤子一個接著一個，燈籠光搖曳閃動，四下一片紅，吃的、喝的、玩的，紙雀兒、小手鼓、核桃糕……什麼都有，要真一個個買過來，這一晚上就別逛了。

見她陷入沉思，陸麒麟陡然捧腹笑道：「我逗妳玩呢，妳還當真了。罷了罷了，就去瞧瞧那攤子上的面具吧。」

街邊有間鋪子裡掛著一排面具，這面具不同尋常，刷了齊整的粉金漆不說，額上還頂著三瓣半綻佛蓮，用黑墨仔細描了眼眶，又在山根上列了三顆朱紅，令這面具透著一股子異域風情。

「我記起來了，這面具是從般伽羅國傳過來的。」沈蘭池指著那面具道，「陛下今年剛答應與那頭通商吧？般伽羅國過段時日還要遣人來京城見陛下呢。」

店鋪門口站著個夥計，見她手指面具，便熱情地道：「這位小姐，可要買個般伽羅國的面具賞一賞？宮中的永淳公主都喜歡戴著玩呢！」

夥計說話間，陸麒麟已掏了銀子，而後將面具遞給她，笑道：「妳戴著玩玩兒吧，

這錢就我出了。明年這時候，我還指不準在哪兒，興許沒機會送你這些小玩意了。」

「你不在京城，又能在何處？」沈蘭池不解地問。

「我說過，過段時日我要到邊疆去接我父王的衣鉢，那可不是玩笑話。」陸麒陽微垂著頭，打量著她髻上一朵布絹花，哼道：「要真走了，一時半刻還回不來。」沈蘭池眸光微動，立刻明瞭，難怪近來他常常留在城外營中，又或者跟著鎮南王從前的部下四處亂轉，原來一直在準備著去軍中歷練之事。

這本是好事兒，可她卻覺得心底酸酸的，有些難受。

她想到小時候祖父教她習字，說「每月月末，須得抽背一次《國》、《詩》」，那時的她一想到月末定然會到來，抽背也定然躲不過，心底就會冒出與此類似、酸酸的委屈感來。

抽背的日子，最好永遠都別來。

「想什麼呢？這副表情，活像我要抽妳背書似的。」陸麒陽伸手刮了一下她的鼻子，又推一下她的肩，道：「瞧那邊，熱鬧。」

沈蘭池摸摸鼻子，朝那頭望去，只見人群深處有兩個身強力壯的男子，戴著般伽羅國的金面具，手持紅鞭寶劍，你來我往，互鬥武藝，動作之快令人眼花繚亂。人群時不時爆發出喝彩，銅錢落在賞盤裡的清脆聲響絡繹不絕。

沈蘭池只瞧了一眼，視線就迅速被其中一位看客給吸引過去，那男子穿著霜白綢衫，俊雅翩翩，正是她那本該出門應酬的大哥，再仔細一瞧，他的身旁還有一名女子。

沈蘭池微驚，立刻仔細打量起這女子來，她的腰身細細的，身形窈窕，腳踩一雙妝花緞錦履，袖間的手指蔥白如玉，顯然是位養尊處優的千金小姐。

沈蘭池的目光再向上，落到她的面頰上——

一張時下流行的般伽羅面具。

面具……

面具。

面具！

那金面具將女子的面容遮得嚴嚴實實，半點兒不露，面具上的朱痣迎著微曳燈火，冶豔非常。

沈蘭池重重地拍了下腦門兒，喃喃道：「京城人為何要喜歡這麼稀奇古怪的面具？一定都是永淳公主瞎起的頭。」

她大哥若是有了心上人，那可是件大事兒，要是這位「心上人」的身分不大對勁，保不齊會影響到安國公府的前路，為了早做打算，她必須知道此女究竟是何人。

「世子爺，你待在這兒不要走，我去去就回。」說罷，沈蘭池戴上陸麒陽替她買的那張面具，幾把抓亂自己的髮髻，努力模仿著尚善芳走路時粗野的姿勢，大步流星地到了沈庭遠身旁，對那女子喝道：「妳是何人？！為何與沈家的少爺在一塊兒？！說！」

她這副模樣十足是來捉姦的，又戴著面具，無人能認出她來。

果真，那女子遲疑了一下，反問道：「妳又是何人？」

這女人一來就親暱地依偎在沈庭遠身旁，看著便是個老熟人。

沈庭遠聽出了妹妹的聲音，身子一僵，緊張地先向那女子解釋道：「這……這是我妹妹。」他又轉向妹妹，低聲道：「妹妹，我回去再向妳解釋，這事兒比較難說，妳先不要告訴娘……」

沈庭遠不說話還好，一說話反而像是在遮掩著沈蘭池的身分，更叫那女子起疑。

「妹妹？」那女子冷笑道：「你當我不曾見過沈蘭池？她走路時可不是這樣一搖三晃、儀姿全無，活像個不曾學過規矩的野丫頭。沈庭遠，你若是騙了我，就不要怪我無情無義！」

沈庭遠面孔憋紅，無奈地道：「她真是我妹妹。」

「我不信。」那女子說罷，又對沈蘭池道：「妳敢不敢摘下面具來，讓我看妳到底是哪家的小姐？」

「好啊！」沈蘭池雙手叉腰，翻了個白眼兒，「摘就摘！但我一個人摘未免不公平，妳也得摘，讓我瞧瞧是哪個姑娘這麼有本事，把我家的男人都給搶走了！」一句「我家的男人」，令那女子微握緊了拳頭，喝道：「好！在這楚京城裡，除了我姑姑，我還沒怕過誰呢！」

那女子丟下話，率先解了面具繫帶，露出一張白淨秀麗的面龐來，她細眉如畫，唇似點朱，竟是柳家的三小姐柳如嫣。

沈蘭池也摘下了面具，柳如嫣一見到依著沈庭遠的女子當真是沈蘭池，頓時愣住了。

兩個姑娘面面相覷，大有彼此互瞪直到地老天荒之架勢。

許久之後，沈蘭池微吸一口冷氣，喃喃道：「哥，你可真是大本事吶！」

沈庭遠的腦子沒拐過彎來，以為妹妹真是在誇他，微紅了臉道：「為兄哪有什麼大本事，為兄不過是個平常人罷了。」

「呆子！」柳如嫣瞪他一眼，「她是在笑你呢！」

沈蘭池心底震驚無比，柳如嫣是柳家的三小姐，柳家又是二殿下的外家，與沈家勢同水火，爭鬥不休，平常兩家人在別處見了，動不動就要吵起來，而她大哥卻厲害得很，竟直接將柳家最鼎鼎有名的三小姐給拿下來了。

仔細一想，倒也不是沒有可能。

在祖父壽辰上，柳如嫣被二房設計，險些落水，是大哥出手相救，後來大哥問她「女子平日裡到底在想些什麼」，想來也是在為戀情所苦。

要是大哥真的心儀柳如嫣，事情可就麻煩了。別的不說，單說這柳家肯不肯將女兒嫁過來，就已經是一樁驚天動地的無解難題了。

「妳妳妳……妳趕緊給我把面具戴上！」沈蘭池迅速看了看四周人群，對柳如嫣喝道：「要是讓別人撞見你們兩人在此幽會，該如何是好？柳三小姐，妳還要不要妳的名聲了？」

柳如嫣細眉微蹙，直白道：「名聲？我柳如嫣做事向來敢作敢當，又有什麼不敢認的？瞧上了這個男人就沒有反悔的道理，喜歡就是喜歡，討厭就是討厭，何必遮遮掩掩？」

她說得振振有詞，可憐旁邊的沈庭遠面龐刷地變為一團紅，幾乎要滴出血來。他顫著嗓，小聲道：「三小姐，勿要多言，勿要多言……」

沈蘭池這次是大大地倒抽了一口冷氣。

好一個柳三小姐，比她還敢說話。

柳如嫣眼珠子一轉，忽而想到了什麼，她伸手緊緊扣住了沈蘭池的手臂，冷眼瞧她，逼問道：「妳應該不會亂說吧？我倒是不在乎名聲，可是這書呆子卻是極重名聲的。沈蘭池，妳要是敢出去胡說八道，我不會輕饒妳！」

沈蘭池懊惱地道：「是柳三小姐傻了，還是我傻了？我為什麼要出去說嘴我親兄長的事兒？」

「哎……」柳如嫣也反應了過來，有些訕訕地鬆了手，目光微微閃躲，小聲道：「我……是我傻了。」

「這不是柳三小姐嗎？」就在此時，一道聲音響起。

幾人抬起頭，便見一名錦衣皂靴的公子哥慢悠悠地晃了過來。

是陸麒陽。

他看到面前這副陣仗，長眉微挑，道：「哟，這是在……幽會吶？」

柳如嫣的臉色迅速變白了。

沈蘭池是沈庭遠的親妹妹，必然不會將此事說出去，可是鎮南王府的世子爺就說不定了。

「柳三小姐何必如此緊張？」陸麒陽好笑地道：「不過是些男女情愛之事，又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？」

聞言，柳如嫣的面色依舊如張白紙似的。

見柳如嫣仍然這般警惕，陸麒陽微歎一聲，露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模樣，接著他騰出一隻手摟住了沈蘭池的腰，將她納入自己懷中。

他面色如常，唇帶笑意，「罷了，誰又沒有幾個小祕密？既我與蘭蘭知悉了柳三小姐的祕事，那不妨做個交換，也讓柳三小姐知道一下我二人的祕密？」

周遭燈火通明，盈盈生光，雕車香滿，魚龍交錯，不遠處的人群裡，雜藝班子耍著幾把寶劍，看客叫好聲陣陣如雷，倒是沒有人注意到他們這裡來。

「如此一來，柳三小姐便不會擔心了吧。」陸麒陽極是體貼，笑道：「若我將此事說出去了，柳三小姐大可報復回來。」

「陸麒陽，你這廝……」沈蘭池羞惱地抬起頭，不滿地道：「我不是叫你在那邊等我？」說罷，她一把將那般伽羅國的面具往他的臉上用力扣去，一副要悶死他的架勢。

雖然語帶嗔怒，沈蘭池卻沒有要掙脫陸麒陽的摟抱的打算，陸麒陽也不閃躲，由著她發洩，兩人的互動就像對老夫老妻。

柳如嫣的臉色，千變萬化。

沈庭遠的臉色，更是千變萬化。

「等等……妹妹，妳怎麼與世子……三小姐……妳聽我說……妹妹，不是……三小姐……世子……不，不不不，妹妹妳和三小姐……不是，是世子你怎麼可以……

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……」

沈庭遠語無倫次，頭左轉右轉，不知該先對哪個人說話。

許久後，他重重一抽自己面頰，道：「我這是……我這是在作夢吧？」

沈庭遠萬萬沒料到事情竟會變成眼下這副模樣。

他與柳如嫣相識於沈瑞的壽宴，後來柳如嫣瞞著母親備下厚禮，偷偷摸摸向沈庭遠道謝，兩人從而結識。柳如嫣欣賞他於書畫上的造詣才華，他也覺得她性情直率，與眾不同，一來一往，自然而然互生情愫。

沈庭遠知道柳家與沈家勢同水火，便是為了柳如嫣的前程，他也該老老實實與她斷了，可偏偏她不願，還罵他是個懦夫，這才讓他大了膽子瞞著家裡人與她繼續見面。

誰能想到，竟在燈會上被妹妹逮了個正著。

如此也就算了，妹妹竟然和鎮南王世子在一塊兒，這可比他與柳如嫣的事兒要緊多了。

早前妹妹鬧著說心儀世子爺，不要嫁給太子，他還以為她只是說著玩的，如今一看絲毫不假，他如何能不吃驚？

這世子爺平常不顯山露水，一副遊手好閒的模樣，卻不動聲色地看上了妹妹，真是不敢讓人小覷。

祖父早前說陸麒麟並非池中之物，他還以為是祖父年紀大了，看人不準，這才將一個紈褲子弟瞧成了待磨璞玉，可現今他總算明白，祖父倒也沒說錯，在博取女子歡心這方面，世子爺誠然「非池中之物」。

沈庭遠將沈蘭池拽到一邊，端起了兄長的架子，教訓道：「妳還不曾定下人家就這樣與男子摟摟抱抱，成何體統？雖無人瞧見，可未免也太出格了些。」

沈庭遠絮絮叨叨說了一大堆，沈蘭池卻只拿眼角瞧他，等他說完了，她才冷冷地嗤道：「哎喲，哥哥還敢來教訓我啊？我還以為我倆現在是一條船上的螞蚱呢！」聞言，沈庭遠立刻緊抵住嘴。他們兄妹倆如今確實是一條船上的螞蚱，誰都不能翻下去。

但沈庭遠也無法讓這件事就這樣過去，他見從妹妹這兒無處下手，便改瞪向陸麒麟，竭力擺出一副兇狠的表情，只可惜他本就是個文弱書生，再兇也兇不到哪兒去，反而像是急紅了臉的小媳婦。

「世子爺，這般行徑可算不得磊落君子，蘭兒自幼長在深閨，不諳世事，因而行為舉止常有些錯漏之處，她犯了錯，世子爺又怎能將錯就錯？」

陸麒麟懶洋洋地「哦」了一聲，「那又如何？」

沈庭遠不滿地道：「既然錯了，便該改過來。蘭兒還小，不懂事，世子爺怎麼能當真了？」

陸麒麟反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她不懂事？」

沈庭遠回道：「這又豈能不知道？」

陸麒麟又道：「我看沈公子就是不知道。」

沈庭遠提高了聲調，「我知道！」

陸麒麟受不了地瞥他一眼，「唉，你知道什麼？讀書人不是有句話，子非魚安知魚之樂？我看你連魚都不如。」

沈庭遠太過心急，結巴了，「這、這事……總之，世子爺不能繼續錯下去。女子還未出嫁便與之來往，於禮不合……」

陸麒麟露出困惑的表情，「沈公子也懂得這個道理啊？可我覺得柳三小姐似乎不大樂意聽到你這麼說。」

沈庭遠噎了一下，聲音頓時小了下去，「我、我，在下知曉，這等行徑實在不好，乃是錯謬之舉……」

陸麒麟道：「錯就錯了，怎麼樣？」

沈庭遠吃癩。

他忘了，和陸麒麟這樣的天字第一號紈褲是講不通道理的。

沈蘭池不忍心大哥被奚落成這副模樣，開口道：「行了，哥哥也不用想那些有的沒的，你早前不是說了，如果我當真喜歡世子爺，你是不會反對的嗎？」

「那是……那是……」沈庭遠結結巴巴，「為兄以為妹妹是在說玩笑話！」

「誰和你說玩笑話？」沈蘭池笑了一聲，道：「只准你與柳家小姐幽會，不准我見世子爺，哪有這樣的道理？不如咱倆互相行行好，誰也不告訴爹娘，各自生歡，如何？」

沈庭遠還能說什麼呢？他自幼口才不佳，說不過這個機靈的妹妹，在妹妹面前，他從來只有吃虧的分。

他歎了口氣，有氣無力地道：「妹妹都想好了，為兄只能應下了。」

一會兒，沈庭遠換了個角度想，陸麒麟畢竟是從小熟悉的人，想來不會虧待了妹妹，興許過段時日，鎮南王府就會請人上門來提親，這倒也不失為一樁美事。比之那不會疼人的太子殿下，知根知底的鎮南王世子也許會對妹妹更好一些。

見沈庭遠服輸了，陸麒麟揚眉，開心地笑道：「大舅子答應了就好。難得燈會熱鬧，還是不要耽誤時間了。佳人在側，大舅子怎麼捨得不多陪她一會兒？」

他一口一個「大舅子」，喊得沈庭遠面色青青紅紅，不知所措，想怒又不敢怒，心虛得很。

真是蹬鼻子上臉，得寸進尺！